

1941
1942
74

樂城應詔集卷之八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進策

臣事下五道

第一道

臣聞聖人之治天下常使人有孜孜不已之意下自一介之民與凡百執事之人咸願竭其筋力以自附於上而上至公卿大夫雖其甚尊志得意滿無所求望而亦莫不勞苦其思慮日夜求進而



王執禮子敬
顧天敘禮初



不息至有一沐而三握一飯而三吐食不暇飽臥不暇煖汲汲於
事常若有所未足者是以天下之事小大畢舉無所廢收而上之
人可以不勞力而萬事皆理昔者世之隆替臣常以略觀之矣堯
舜之時洪水橫流民不粒食事變繁多災害並興而堯舜之身至
於垂拱而無爲何者天下之人各爲之用力而不辭也至於末世
海內又安四方無虞人生於其間其勢皆有荒怠之心各安其所
而不願有所興作故天下漸以衰憊而不振詩曰周雖舊邦其命
維新夫國之所以至於亡者惟其舊而無以新之歟天下舊而不
復新則其事業有所斷而不復續當此之時而不知與之相期於
長久不已之道而時作其怠惰之氣則天下之事幾乎息矣嗟夫
道路之人使之趨十里而與之百錢則十里而止使之趨百里而
與之千錢則百里而止何者所與期者止於十里與百里而其利
亦止於此而已今世之士何以異此出於布衣者其志不過一命
之祿旣命則忘其布衣之學仕於州縣者其志不過於改官之寵
官旣改則喪其州縣之節自是以上因循遞遷十有餘年之間則
其勢自至於郡守此不待有所修飾而至者其志極矣幸而其間
有欲持自奮厲之心然後其意稍廣而不肯自棄於貪汙之黨外
自漕刑內自臺諫館閣而至於兩制亦又極矣又幸而有求爲宰

相者則其志又益廣至於宰相而極矣蓋天子之所以使天下慕悅而樂爲吾用者下自一命之臣而上至於宰相其節級相次者有四而已彼其一命者或無望於改官郡守者或無望於兩制兩制者或無望於宰相而爲宰相者無所復望則各安於其所而誰肯爲天子盡力者且夫世之士大夫如此其衆也仁人君子如此其不少也而臣何敢妄有以詆之哉蓋臣聞之方今之人其已改官者有廉隅節幹之效常不若其在州縣之時而爲兩制者其憤慨勁挺之操常不若其爲漕刑臺諫之日雖其奇才偉人卓然特異不爲利變者固不在此而世之爲此者亦已衆矣夫以爵祿而

勸天下爵祿已極則人之怠心生以術使天下則天下之人終身奔走而不知止昔者漢之官吏自縣令而爲刺史自刺史而爲郡守自郡守而爲九卿自九卿而爲三公自下而上至於人臣之極者亦有四而已然當此之時吏久於官而不知厭方今朝廷郡縣之職列級分等不可勝數從其下而爲之三歲爾一遷至於終身可以無倦矣而人亦各自知其分之所止而清高顯榮者雖至老死而不可輒入是以在位者懈而不可自奮何者彼能通其君臣之歡坦然其無高下峻絕不可扳援之勢而吾則不然今天下之小臣因其朝見而勞其勤苦丁寧訪問以開導其心志且時擇

其尤勤勞者有以賜予之使知 朝廷之不甚遠而容有冀於其
間上之大吏時召而賜之閑燕與之講論政事而勉之於功名相
邀於後世不朽之際與夫子孫皆享其福之利時亦有以督責其
荒怠弛廢之愆使之有所愧恥於天子之恩意而不倦於事此豈
非臣所謂奔走天下之數歟

臣事策下第二道

聖人之於人不恃其必然而恃吾有以使之不恃其皆賢而恃吾
有以驅之夫使天下之人皆有忠信正直之心則爲天下安俟乎
聖人惟其不然是以使之有方驅之有術不可一日而去也今夫
天下之官莫不以爲可任而後任之矣上自兩府之大臣而下至
於九品之賤吏近自朝廷之中而遠至於千里之外上下相伺而
左右相覺不爲不密也然又內爲之御史而外爲之漕刑使督察
天下之姦人而糾其不法如此則天下何恃其皆賢而期之以必
然哉然尚有所未盡者蓋天下之事任人不若任勢而變吏不如

變法法行而勢立則天下之吏雖其非賢而皆欲勉強以求成功
故天子可以不勞而得忠良之臣今世之弊任弊法而用不便之
勢勞苦於求賢而不知爲法之弊是以天下幸而得賢則可以僥
倖於治安不幸而無賢焉則遂靡靡而無振且御史漕刑天子之
所恃以知百官之能否者也今不爲之立法而望其皆賢故臣所
謂有所未盡者謂此事也夫此二官雖其內外之不同而其於擊
搏羣下權勢輕重本無以相遠也而自近歲以來爲御史者莫不
洗濯磨淬以自見其圭角慷慨論列不顧天下之怨是以朝廷之
中上無容姦而下無宿詐正直之人莫不相慶以爲庶幾可以大
治然臣愚以謂方今內肅而外不振千里之外貪吏晝日取人之
金而莫之或禁遠人咨嗟無所告訴莫不飲泣太息仰而呼天者
深惟國家所以設漕刑之意正以天下有此等不平之故耳今海
內幸無變而遠方之民戚然皆苦貪吏之禍則所謂漕刑者尚何
以爲然人之性不甚相遠豈其爲御史則皆有嫉惡之心而至於
漕刑則皆得鹵莽苟容之人蓋上之所以使之者未至也臣觀御
史之職雖其屬官之中苟有能出身盡命排擊天下之姦邪則數
年之間可以至於兩制而無難而其不能者退斥罷免不免爲碌
碌之吏是以御史皆務爲評直之行而漕刑之官雖端坐默默無

所發摘其終亦不失爲兩制而其抗直不撓者亦不過如此而徒取天下之怨是以皆好爲寬仁以收敦厚之名豈國家知用之御史而不知用之漕刑哉臣欲使兩府大臣詳察天下漕刑之官唯其有所舉按不畏強禦者而後使得至於兩制而其不然者不免爲常吏變法而任勢與之更新使天下之官吏各從其勢之所使而爲之而其上之人得賢而任之則固已大善如其不幸而無賢則亦不至於紛亂而不可治雖庸人亦可使之自力而爲政如此則天下將內嚴而外明姦吏求以自伏而不得其處天下庶乎可以爲治矣

臣事策下第 道

天下惟其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權者天下之所爲去就也利者天下之所爲奔走也能是非可否者之謂權能貧富貴賤者之謂利天子者收天下之權而自執之斂天下之利而親用之者也故天不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之尊而下至於閭閻匹夫之賤府史胥徒僮僕奴妾以次相屬而相役至於疲弊勞苦老死而不去緩急可以使之相救危難可以使之相死蹈白刃赴深谷可使用命而不敢辭何者彼利於人者回役於人也千金之家持其贏餘以旬貸鄰里之貧民薄息緩取而可以豪橫於鄉黨刺客

武士爲之效死而莫之能制此權利之所致也臣聞天子者執天下之權而擅四海九州之利爵祿慶賞金玉錢幣此其富非特千金之利也予奪可否刑戮誅滅此其勢非特千金之權也古之人君得天下之權利而專之是故所爲而成所欲而就謀臣猛將爲之盡力有死而無二社稷之臣可使死宗廟郡縣之臣可使死封疆文吏可使死其職武吏可使死其兵天下之人其存心積慮皆以爲當然是以寇至而不懼難生而無變方其平居無事之際天子衣食而養之以待天下之事故有死亦其勢然也然當今天下之人食天子之祿被天子之爵衣青紫佩印綬從吏卒縱橫

赫奕者常徧天下一旦有急皆莫肯死者此甚可怪也往年廣南之亂大吏據城擁兵賊至而莫敢擊逃遁奔竄伏於草莽之間以避兵革之禍至使蠻夷之人得以橫行於中原人民流離方數千里幾爲丘墟而無一死戰之吏國家每歲收天下之士士之發於饑寒取官而去者動以數百爲輩六年之間考足而無過則又爲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幸而有超羣拔類之才則公卿大臣又得薦之於天子而特寵貴之翱翔朝廷之間不出十年可以安坐談笑而爲兩制此其爲法尚何所負於天下而士大夫終莫肯奮而爲之用何也夫明哲之君以其法邀天下今天下之人反以其法邀

之故邀在我則奔走者人也邀在人則奔走者我也今世之法夫豈不欲以邀人哉蒞官六七考求舉者五六人凡此皆備具而無所過失然後爲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夫此豈誠足以邀人哉爲法而不足以邀人則人將反以吾法而相邀今之官吏考足而無過且有舉者則天子寧有以却之則是不不得不從而予之矣如此則是天子之爵祿非天子之惠而天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爵祿是以舉皆不德其上凡今天子之權反而入於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爲輕取易得之物矣蓋臣聞天下有二弊有法亂之弊有法弊之弊法亂則使人紛紛而無所執法弊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之聖人法亂則以立法救之而法弊則受之以無法夫無法者非縱橫放肆之謂也上之人投棄規矩而使天下無所執以邀其君是之謂無法今夫官吏之法其亦無自舉者與考而已使一二大臣得詳其才與不才舉者具而考足才者與之而不才者置之雖有考不足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亦與之也凡皆務與天下爲所不可測使吏無所執吾法以邀我收天子之權利而歸之於上如此則議者將以爲蕩然無法則大吏易以爲姦臣聞人惟不爲姦也而後任以爲大吏苟天下之廣而無一二大臣可信者則國非其國矣且自唐季以來世之設法者始皆務以防其大臣蓋唐

之盛時其所以試天下之士與調天下之選人者皆無一定之法而惟有司之爲聽夫是以下不得邀其上而上有以役其下臣故曰惟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此不可不深察也

四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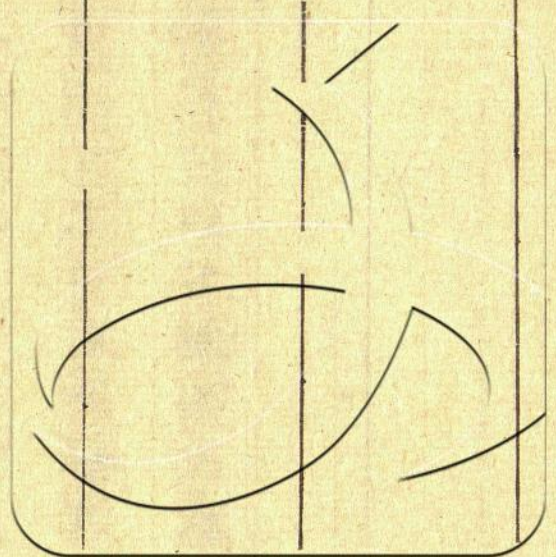
聖人之爲天下不務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爲惟其一人之所欲不可以施於天下不得已而後有所矯拂而不用蓋非以爲天下之人皆不可以順適其意也若生民之初生而有饑寒牝牡之患飲食男女之際天下之所同欲也而聖人不求絕其情又從而爲之節文教之炮燔烹飪嫁娶生養之道使皆得其志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後世有小丈夫不達其意之本末而以爲禮義之教皆聖人之所作爲以制天下之非僻徒見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於禮義之法

乃欲務矯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所惡此何其不思之甚也
且雖聖人不能有所特設以驅天下蓋因天下之所安而遂成其
法如此而已如使聖人而不與天下同心違衆矯世以自立其說
則天下幾何其不叛而去也今之說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私欲
必有善於國之公事而國之公事亦必有所拂於天下之私欲分
而異之使天下公私之際譬如胡越之不可以相通不恤人情之
所不安而獨求見其所以爲至公而無私者蓋事之不通莫不由
此之故今夫人之情非其所樂而強使爲之則皆有怏怏不快之
心是故所爲而無成所任而不稱其職臣聞方今之制吏之生於

南者必置於北生於東者必投於西嶺南吳越之人而必使冒苦
寒踐霜雪以治燕趙之事秦隴蜀漢之士而必使涉江湖衝霧露
以守揚越之地雖其上之人逼而行之無所不從而行者望其所
之怨嘆咨嗟不能以自安吏卒送迎於道路遠者涉數千里財用
殫竭困弊於外既至而好惡不相通風俗不相習耳目之所見飲
食之所便皆不得其當譬如僑居於他鄉其心常屑屑而不舒數
日求去而不可慮長久之計民不喜其吏而吏不喜其俗二者相
與齟齬而不合以不暇有所施設而吏之生於其地者莫不自以
爲天下之所不若而今之法爲吏者不得還處其鄉里雖數百里

之外亦輒不可而又以京師之所在而定天下遠近之次凡京師之人所謂近者皆四方之所謂至遠而京師之所謂遠者或四方之所謂近也今欲以近優累勞之吏而不知其有不樂者爲此之故也且夫人生於鄉閭之中其親戚墳墓不過百里之間至於千里之內則譬如道路之人亦何所施其私而又風俗相安上下相信知其利害而詳其好惡近者安處其近而遠者樂得其遠二者各獲其所求而無有求去之心耳目開明而心不亂可以容有所立凡此數者蓋亦無損於國矣而特守此區區無益之公此豈王者之意哉且三代之時九州之中建國千有八百大者不過百里而小者數十里數十里之間民之爲士者有之爲大夫者有之凡所以治其國人者亦其國人也安得異國之人而後用哉臣愚以謂如此之類可一切革去以順天下之欲今使天下之吏皆同爲姦則雖非其鄉里而亦不可有所優容苟以爲可任則雖其父母之國豈必多置節目以防其弊而况處之數百千里之間哉

臣事策下等五道



大人之道行之而可名名之而可言布之天下而無疑施之後世而無愧堂堂乎立於四海雖一介之士而無所不安此其所以爲大人之道歟今夫天下之人天子誰不役其力者而天下皆不敢以爲非此誠得其可役之名而役之是以天子安坐於上而士大夫爲之奔走於下大者爲之運籌畫策治百官以濟其大事而小者爲之按米鹽視鞭箠以奉其小職文吏爲之簿書會計詳其出內取予之數而使天下不敢欺武吏爲之擐金被革習其戰陣攻鬪之事而使天下不敢犯勞苦其筋力而罄竭其思慮甚者捐首

領暴骨肉於原野而不知避何者食其祿也至於田野之民耕田而食或生而不至市井然及其有稅而可役趨走於縣吏之前恭謹有禮不教而自習而其尤難者至使之斬捕盜賊挽弓巡徼疲弊而不敢求免此豈非食其地之故歟故夫天下之人凡天子之所得而使令者皆可得而名也而臣切怪府史胥徒古者皆有祿以食其家而其不足者皆得計口而受田以補其不給夫是以能使之盡力於公事而不卹其私計蓋周之所謂官田者府史胥徒之田也而今世之法收市人而補以爲吏無祿以養其身而無田以畜其妻子又有鞭朴戮辱之患而天下之人皆喜爲之其所以責之者甚煩且難而其所以使之者無名而可言而其甚者又使之反入錢而後補雖得復役而其所免不足以償其終身之勞此獨何也天子以無名使之而天下之人亦官以無名而爲之此豈可不求其情哉夫天子舉四海而寄之其臣郡縣之官又舉而寄之其郡縣之小吏刑法之輕重財用之多少無所不在是以掌倉庫者得以爲盜而治獄訟者得以爲姦爲姦之利上足以養父母而下足以畜妻子其所以無故而安爲之者爲此之故也是以雖無爵祿之勸而可得而使雖有刑戮恥辱之患而不肯捨而去而其上之人驅其無祿之身而遇之以有祿之法恬不爲怪此乃公

使之爲姦以當其所當得之祿而遂以爲可得而使也如此則尚
何以示天下臣愚以爲凡人之在官不可以無故而用其力或使
以其稅而或使以其祿故夫府史胥吏不可以無祿使也然臣觀
之方今天下苦財用之不給而用度有所不足其勢必無以及此
而古者周官之法民之爲訟者入束矢爲獄者入鈞金視其不直
者而納其所入蓋自秦漢以來其法久廢而不用今臣亦欲使天
下之至於獄者皆有所入於官以自見其直而其不直者亦皆沒
其所入以爲胥吏之俸祿辨其等差而別其多少以時給之以足
其衣食之用其所以取之於民者不苛而其所以爲利者甚博蓋
上之於民常患其好訟而不直以身試法而無所畏忌刑之而又
使之有入於官此所以深懲其心而又其所得止以厚吏此有以
見乎非貪民之財也而爲吏者可以無俟爲姦而有以自養名正
而言順雖其爲姦從而戮之則亦無愧乎吾心嗚呼古之所謂正
名者猶此類也夫

民政策上第一道

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爲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爲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爲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恥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恥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強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

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恥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太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強徯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狙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饑餓之民皆有盜跖趨趙之心而閭門之內父子交忿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不以爲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竊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而以爲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爲此之

味也故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畎畝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饌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薺茶蓼當此時也民旣勞矣故爲之言其室家來饁而慰勞之者以勉卒其事而其終章曰茶蓼朽止黍稷茂止獲之桎桎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特牲有捭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旣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閑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狼戾無親之人有

所慕悅而自改其操此非獨於詩云爾導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知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以爲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競今行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頌民不悛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爲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袒背受笞於其前不爲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隱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耶惟其里巷親戚之間幼之所與同戲而壯之所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謂古者郡縣有三老嗇夫今可使推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不惰爲民之素所服者爲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誚教誨其民之怠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頗置禮焉以風天下使慕悅其事使民皆有愧恥勉強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爲伍而何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



民政策上第二道

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以求爲君子
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
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
納之於畊耘戰鬪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爲干
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
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十百年周之小民皆有
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
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

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爲之而尙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也然臣以謂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爲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爲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爲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爲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

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爲牧耶將爲樵耶爲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爲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爲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爲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爲聲病剽畧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惟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惟此是以若此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尚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恥而不爲者詩云無言不醜無德不報臣以爲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聞歲而取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爲所爲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樂城應詔集卷之九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王執禮子敬全校
顧天初

進策

民政上

第三道

臣聞聖人將有以奪之必有以予之將有以正之必有以柔之納之於正而無傷其心去其邪僻而無絕其不忍之意有所矯拂天下大變其俗而天下不知其為其變也釋然而順油然而化無所

齟齬而天下遂至於大正矣蓋天下之民邪淫不法紛亂而至於不可告語者非今世而然也夫古者三代之民耕田而後食其粟蠶繅而後衣其帛欲享其利而勤其力欲獲其報而厚其施欲崇其父子之親則盡心於慈孝之道欲求兄弟之和則致力於長悌之節欲求夫婦之相安朋友之相信亦莫不務其所以致之之術故民各治其生無望於僥倖之福而力行於可信之事凡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如此其精也至其不幸而死其親戚子弟又爲之死喪祭祀歲時伏臘之制所以報其先祖之恩而安恤孝子之意者甚具而有法籩豆簠簋飲食酒醴之薦大者於廟而小者於寢薦新時祭春秋不闕故民終三年之憂而又有終身不絕之恩愛慘然若其父祖之居於其前而享其報也至於後世則不然民意於自修而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皆歸於鬼神冥冥之間不知先王喪紀祭祀之禮而其所以追養其先祖之意皆入於佛老虛誕之說是以四夷之教交於中國縱橫放肆其尊貴富盛擬於王者而其徒黨遍於天下其宮室棟宇衣服飲食常侈於天下之民而中國之人明哲禮義之士亦未嘗以爲怪幸而其間有疑怪不信之心則又安視而不能去此其故何也彼能執天下養生報死之權而吾無以當之是以若此不可制也蓋天下之君子嘗欲去之

而亦既去矣去之不久而還復其故其根之入於民者甚深而其
道之悅於民者甚佞世之君子未有以解其所以入而易其所以
悅是以終不能服天下之意天下之民以爲養生報死皆出於此
吾未有以易之而遂絕其教欲納之於正而傷其心欲去其邪僻
而絕其不忍之意故民之從之也甚難聞之曰川竭而谷虛邱夷
而淵實作乎此者必有以動乎彼也夫天下之民非有所悅乎佛
老之道而悅乎養生報死之術今能使之得其所以悅之實而去
其所悅之名則天下何病而不從蓋先王之教民養生有方而報
死有禮凡國之賞罰黜陟各當其處貧富貴賤皆出於其人之所
當然力田而多收畏法而無罪行立而名聲發德成而爵祿至天
下之人皆知其所以獲福之因故無惑於鬼神而其祭祀之禮所
以仁其祖宗而慰其子孫之意者非有鹵莽不詳之意也故孝子
慈孫有所歸心而無事於佛老臣愚以爲嚴賞罰勅官吏明好惡
慎取予不赦有罪使佛老之福不得苟且而惑其生因天下之爵
秩建宗廟嚴祭祀立尸祝有以塞人子之意使佛老之報不得乘
隙而制其歿蓋漢唐之際嘗有行此者矣而佛老之說未去嘗有
去者矣而賞罰不詳祭祀不謹是以其道牢固而不可去既去而
復反其舊今者國家幸而欲減損其徒日朘月削將至於亡然臣

愚恐天下尚猶有不忍之心天下有不忍之心則其勢不可以久
去故臣欲奪之而有以予之正之而有以柔之使天下無憾於見
奪而日安其新此聖人所以變天下之術歟

民政策上第四道

臣聞管子治齊始變周法使兵民異處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
鄉六而士鄉十五制鄙以爲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國
中之士爲兵鄙野之民爲農農不知戰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
食其力兵以衛農農以資兵發兵征行暴露戰鬥而農夫不知其
勤深耕疾耨霑體塗足而士卒不知其勞當是之時桓公南征伐

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北伐山戎剗零支斬孤竹西攘白狄逾大
行渡辟耳之溪九合諸侯築夷儀城楚即徜徉四方國無罷弊之
民而天下諸侯往來應接之不暇及秦孝公欲并海內商君爲之
唱謀使秦人莫不執兵以事戰伐而不得反顧而爲農陰誘六國
之民使專力以耕關中之田而無戰攻守禦之役二者更相爲用
而天下卒以不抗何者我能累累出兵不息而彼不能應我能外
戰而內不乏食而彼必不戰而後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
謀也自管仲死其遺謀舊策後世無復能用而獨其分兵與民之
法遂至於今不廢何者其事誠有以便天下也今夫使農夫竭力

以闢天下之地曠其所以衣食天下之武士而免其死亡戰鬪之患此人之情誰不可者然當今天下之事與管仲商鞅之時則已大異矣古者霸王在上倉廩豐實百姓富足地利已盡而民未乏困當此之時謂之人有餘今天下之田疾耕不能徧而蓬蒿藜莠實盡其利人不得以為食禽獸之所蕃息當此之時謂之地有餘古之聖人人有餘則務在於使人是以天下之人雖其甚蕃而舉無廢功地有餘則務在於闢地是以天下之地雖其甚寬而舉無遺力今也海內之田病於有餘而上之人務在於使人不已過哉臣觀京師之兵不下數十百萬沿邊大郡不下數萬人天下郡縣千人為輩而江淮漕運之卒不可勝計此亦已侈於使人矣且夫人不足而使人之制不為少減是謂狠天而違人昔齊桓之世人力可謂有餘矣而十五鄉之士不過三萬車不過八百乘何者懼不能久也方今天下之地所當厚兵之處不過京師與西邊北邊之郡耳昔太祖太宗既平天下四方遠國或數千里以為遠人險誠未可以盡知其情也故使關中之士往而屯焉以鎮服其亂心及天下既安四海一家而因循久遠遂莫之變夫天下之兵莫如各居其鄉安其水土而習其險易而特病其不知戰故今世之患在不教鄉兵而專任屯戍之士為賊之備且天下治平非緣

邊之郡則山林匹夫之盜及其未集而誅之可以無事於大兵苟其有大盜則其爲變故亦非戍兵數百千人之所能制若其要塞之地不可無備之處乃當厚其土兵以代之耳聞之古者良將之用兵不求其多而求其樂戰今之爲兵之人夫豈皆樂乎爲兵哉或者饑饉困躓不能以自存而或者年少無賴既入而不能以自脫蓋其間常有思歸者矣故臣欲罷其思歸之士以減屯戍之兵雖使去者太半臣以爲處者猶可以足於事也蓋古者有餘則使之以寬而不足則使之以約苟必待其有餘而後能辦天下之事則無爲貴智矣

民政策上第五道

臣聞近代以來天下之變備矣世之君子隨其破敗而爲之立法補苴缺漏疏剔芬穢其爲法亦已盡矣而後世之弊常不爲之少息其法既立而旋亡其民暫享其利而不能久因循維持至於今世承百王之弊而獨受其責其病最爲繁多而古人已行之遺策又莫不盡廢而不舉是以爲國百有餘年而不至於治平者由此之故也蓋天下之多虞其始自井田之亡田制一敗而民事大壞紛紛而不可止其始也兼井之民衆而貧民失職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富者連阡陌以勢相役收太半之稅耕者窮餓而不耕者得

食以爲不便故從而爲之法曰限民名田貴者無過若干而貧者足以自養此董生之法也天下之人兼井而有餘則思以爲驕奢驕奢之風行於天下則富者至於破其資畜而貧者恥於不若以爭爲盜而不知厭民皆有爲盜之心則爲之上者甚危而難安故爲之法曰立制而明等使多者不得過而少者無所慕也以平風俗此賈生之法也民之爲性豐年食之而無餘饑年則轉死溝壑而莫之救富商大賈乘其不足而貴賣之以重其災因其有餘而賤取之以待其弊予奪之柄歸於豪民而上不知收粒米狼戾而不爲斂藜霍不繼而不爲法故爲之法曰賤而官爲糴之以無傷農貴而官爲發之以無傷末小饑則發小熟之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斂此李悝之法也古者三代之兵出而爲兵入而爲農出兵臨敵則區有資糧之憂而兵罷役休則無復養兵之費及至後世海內多故而征伐不息以爲害農故特爲設兵以辨天下之武事其始若不傷農者而要其終衣食之奉農亦必受其困故爲之法曰不戰則耕以自養而耕之閑暇則習爲擊刺以待寇至此趙充國之法也蓋古之遺制其不可施於今者甚多而臣不敢復以爲說而此四者皆天下之所共知而不行者也夫知之而不行此其故何歟臣聞事固有可以無術而行者有時異

事變無術而不可行者均民以名田齊眾以立制是無術而可以
直行者也平糴以救災屯田以寬農是無術而不可行者也古者
賢君在上用度足而財不竭捐其有餘以備民之所不足而不害
於歲計今者歲入不足以爲出國之經費猶有所不給而何暇及
於未然之備古者將嚴而兵易使其兵安於劬勞故雖使爲農而
不敢亂今者天下之兵使之執勞者皆不知戰而可與戰者皆驕
而不可使衣食豐溢而筋力罷憊且其平居自處甚倨而安肯爲
農夫之事故屯田平糴之利舉世以爲不可復者由此之故也曷
亦思其術矣臣嘗聞之賈人之治產也將欲有爲而無以爲資者

不以其所以謀朝夕之利者爲之也蓋取諸其不急之處而蓄之
徐徐而爲之故其業不傷而事成夫天子之道食租衣稅其餘之
取於民者亦非其正矣茶鹽酒鐵之類此近世之所設耳夫古之
時未嘗有此四物者之用也而其爲國亦無所乏絕臣愚以爲可
於其中擇取一焉而置之用度之外歲以爲平糴之資且其既已
置之用度之餘別不復有所顧惜而發之也輕發之也輕而後民
食其利其與今之所謂常平者亦已大異矣抑嘗聞之人之牧馬
者不可使之畜豚彘馬彘之相去未能幾也而猶且不可使今世
之兵以兵募之而欲強之以爲農此其不從固無足怪者今欲以

兵屯田蓋亦告之以將屯田而募焉人固有無田以爲農而願耕者從其願而使之則雖勞而無怨苟屯田之兵既多而可用則夫不耕而食者可因其死亡而勿復補以待其自衰矣嗟夫古之人其制天下之

以下原本脫簡

民政策下第一道

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爲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歲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強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責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鬪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

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爲大優故調其財以爲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當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日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爲田之租人入布帛以爲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爲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爲之而游惰末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太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此其爲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有

可賴者皆民爲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爲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思無以爲使故廣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陳之法而坐食天子之俸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此二者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游民無尺寸之庸調爲農者常使陰出古者游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興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爲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于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

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船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常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游閑無職之徒常徧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爲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游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惟重乎苟廉而無所求惟其能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太幸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爲義今者雖能使游民無勞苦嗟嘆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爲農之不便則相率而事於末末衆而農衰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游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困苟天下之游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

樂城應詔集卷之十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敬
顧天敘禮初

全校

進策

民政下

第二道

臣聞古者天下皆天子之人田畝之利衣食之用凡所以養生之具皆賴於天子權出於一而利不分於強族民有奉上之憂而無役屬附麗之困是以民德其上而舉天下皆可使奉天子之役使

至於末世天子之地轉而歸於豪民而天下之遊民饑寒朝夕之柄天子不卹而以遺天下之富賈夫天子者豈與小民爭此尺寸之利也哉而其勢則有所不可何者民之有田者非皆躬耕之也而無田者爲之耕無田者非有以屬於天子也而有田者拘之天子無田以予之而欲役其力也實難而有田者授之以田視之以奴僕而可使無憾故夫今之農者舉非天子之農而富人之心農也至於天下之遊民販夫販婦工商技巧之族此雖無事乎田然日食其力而無以爲朝夕之用則此亦將待人而生者也而天子不卹其闕乃使富民持其贏餘貸其所急以爲之父母故雖遊民天子亦不可得而使而富者獨擅其利日役其力而不償其力之所直由是觀之則夫天下之民舉皆非天子之人而天子徒以位使之非皆得其歡心也夫天下之人獨其有田者乃使有以附屬於天子此其爲衆豈足以當其下之仰給之民哉此亦足以見天子之所屬者已甚寡矣臣愚以爲當今之勢宜收天下之田而歸之於上以業無田之農夫卹小民之所急而奪豪民假貸之利以收遊手之用故因其所便而爲之計以爲莫如收公田而貸民急夫陳蔡荆楚之地地廣而人少土皆公田而患無以耕之而吳越巴蜀之間拳肩側足以爭尋常尺寸之地安土重遷戀戀而不能去

此非官爲之畫策因其凶荒饑饉之歲乘其有願徙之心而遂徙之於不耕之公田則終不能以自去今欲待其已去而收其田畝藉其室廬田爲公田室爲公室以授無田之民使天下雖富庶之邦亦常有天子之田而又因其籍沒積而勿復鬻募天下之丁男使分耕其中而無使富民端坐而欲收公田之遺利使天下之農夫稍可以免僕隸之辱而得上麗於天子而其新徙之民耕牛室屋飲食器皿之類有所不備又皆得以貸於國可以無失其所夫所謂貸者雖其爲名近於商賈市井之事然其爲意不可以不察也天下之民無田以爲農而又無財以爲工商禁而勿貸則其勢不免轉死於溝壑而使富民爲貸則有相君臣之心用不仁之法而收大半之息其不然者亦不免於脫衣避屋以爲質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徒使富民執予奪之權以豪役鄉里故其勢莫如官貸以調民之急周官之法使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其貴賤而以國服爲息今可使郡縣盡貸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以防其逋逃竄伏之姦而一夫之貸無過若干春貸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薄收其息而優之使之償之無難而又時免其息之所當入以收其心使民得脫於奴隸之中而獲自屬於天子如此則天下之遊民可得而使富民之貸可以不禁而自息然臣以爲收公田者

其利遠非可以歲月之間而待其成也。要之數十年則天下之農夫可使大半皆天子之農。若夫所謂貸民急者，則可以朝行而夕獲其利。此最當今之所急務也。

民政策下第三道

臣聞古者建都立邑，相其邛陵原隰而利其水泉之道，通其所無而導其所有，使民日取而不盡，安居於中而無慕於外，利各安其土，樂其業，無來去遷徙之心，膏腴之鄉民不加多而貧瘠之處民不加少，天下之戶平均若一，皆足以供其郡國之役，使而無所乏困。蓋今天下所謂通都大邑，十里之城，萬戶之郭，其陰陽向背與

其山林原隰之勢，陂池泉水之利，皆秦漢以來所為創置。摩畫使足以衣食其民而無乏絕者也。臣嘗讀周詩公劉之一篇，其言曰：「戎遷幽之際，登高望遠，以求其可居之地，與其可用之物，莫不詳悉而曲盡。其詩曰：『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乃陟南岡，乃覲于京。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夫。古之君子，居於其邦，其欲知民之所利與器用之所出，蓋如此其詳也。』」及觀史記貨殖列傳，郡國之所產，東方之桑麻，魚鹽，南方之竹木，魚稻，與西方之五穀，畜牧，北方之棗栗，裘馬，則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備養生送死之具，導之有

方而取之有法則其民豐樂饒足老死而無憾及行天下覽其山林藪澤之所生與其民之所有往往與古不類夫自大江以北漢水之側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於荊州其在戰國最爲強大外抗羣蠻內禦秦晉常以其兵橫於天下計其所都安肯用瘠鹵墽塉之地而當今自楚之北至於唐鄧汝潁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五穀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澤之迹迤邐猶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爲意一遇水旱民乏菜茹往者因其死喪流亡廢縣罷鎮者蓋往往是矣臣聞善爲政者不用甲兵不斥疆界興利除害教民稼穡收斂倍稱而獲兼地之福今者舉千里之地廢之爲場以養禽獸而不甚顧惜此與私割地以與人何異嘗聞之於野人自五代以來天下喪亂驅民爲兵而唐鄧蔡汝之間故陂舊堤遂以堙廢而不治至今百有餘年其間猶未甚遠也蓋修敗補缺亦旬月之故耳而獨患爲吏者莫以爲事若夫許州非有洪河大江之衝而每歲盛夏衆水決溢無以救禦是以民常苦饑而不樂其俗夫許諸侯之故邦魏武之所都而唐節度之所治使歲輟被水而五穀不熟則其當時軍旅之費宗廟朝廷之用將何以供此豈非近世之弊因循不治以至此哉然此乃特臣之所見而天下之廣又安能備知嘗以爲方今

之患生於太怯而成於牽俗太怯則見利而不敢爲牽俗則自顧而愛其身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不成而何獨在此臣欲破其牽俗之風壯其太怯之氣意凡天下貧窶破散之郡縣使皆擇善事能幹之人而往爲之長因其去也而天子親諭以此使得稍久於其任而察其人民多田野闢者書以爲課何者此非難辦之事是以不待非常之才而後能濟唯其弛放怠惰是以此今誠少嚴其事使爲吏者知上之屬意於此十歲之後臣以爲此必爲富壤之區而方今天下重征之處亦爲漸減而取諸此矣

民政策下第四道

臣聞天下有二病好戰則才竭而民貧畏戰則多辱而無威欲民之無貧則無疾夫無威欲君之無辱則無望乎財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嘗兼有也古之人君各從其所安而處其偏是以不獲全享其利而亦未嘗有兼受其病者昔者匈奴之於漢可以見矣文景之世天下治安民至老死不知征役之勞府庫盈溢其賦於民者三十而取一可謂盛矣然而匈奴傲慢侵侮至甚不遜輸金繒納錦繡天子之至尊也而文景不以爲意以求全其民至於武帝不忍數世之忿盡天下之銳而攻之闢地千里斬馘百萬匈奴之民死者大半洗除先帝之宿恥而夸大中國之氣得志滿意無

以加矣而內自疲弊中民之家大抵皆破無復十金之戶此二者皆有所說其成功是以有所忍而不顧而智者之論已謂非中國之長筭矣今

固多矣

免

於貧無所就其利而徧被其害重賦厚斂以爲二邊之賂國辱而民困蓋今世之病病已極矣賢人君子竭其智慮以求安其民而民常爲夷狄之所擾天子欲使其澤下布而海內常爲夷狄之所困此其弊蓋有原矣二邊之賂不絕是以天下之賦斂雖知其甚重而不可輕天下之賦斂甚重而不可輕是以天下之民雖知其甚困而不可得而安也故臣於民政之終而特備論其要云蓋方

今天下之議莫不以爲二邊之賂決不可去也獨其勇者則曰寧戰而無賂戰不必敗而賂必至於乏困臣竊以爲此古之漢武帝唐太宗堅忍而不顧者足以行之然亦有所犯天下之至危何者吾民之不戰久矣用不戰之民而待必戰之敵竊恐世俗之難之也夫古者霸王之臣因敗而成功轉禍而爲福若反覆手之間耳桓公見脅於曹沫欲背其盟管仲因而信之以自結於諸侯桓公襲蔡本以誅少姬之罪管仲因而伐楚責苞茅之不入而諸侯大服臣竊韙之方今二虜之賂雖有所不得已而然者然其勢偶有似夫戰國之際以謀相傾而陰相潰者是故臣欲因而成之以潛

破二虜之國古語有之曰將欲取之必固予之昔者晉之取虞越之取吳冒頓之取東胡石勒之取王浚此四者皆其子之之力也夫隣國之患惟其相忌而相伺以不敢相易是以其慮詳密而難圖今夫中國之不競亦已久矣彼其相視以爲無能爲者非一日也然猶未肯釋然而無疑夫惟釋然而無疑而後其國可取今吾猶有所齟齬於其間彼以吾爲猶有不服之心是以君臣相親而未敢懈蓋古之英雄能忍一朝之恥而全百世之利臣以爲當今之計禮之當加恭待之當加厚使者之往無求以言勝之而其使之來者亦無求以言犯之凡皆務以無逆其心而陰恤其志使深樂於吾之賄賂而意不在我而吾亦自治於內蒐士揀馬擇其精銳而損其數以外見至弱之形而內收至強之實作內政以寓軍令凡皆務以自損吾強大之勢而見吾衰弱之狀使之安然無所顧忌而益以怠傲不過數年彼日以無備而吾日以充實彼猶將以吾爲不足與也而有無厭之求彼怠而吾奮彼驕而吾怒及此而與之戰此所謂敗中之勝而弱中之強者也嗟夫方今之事其勢亦有二而已矣能奮一朝之勞而盡力以攻之則其後可以大安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勤能忍一朝之辱而自損以驕之則其後可以驟勝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恥此二策者皆足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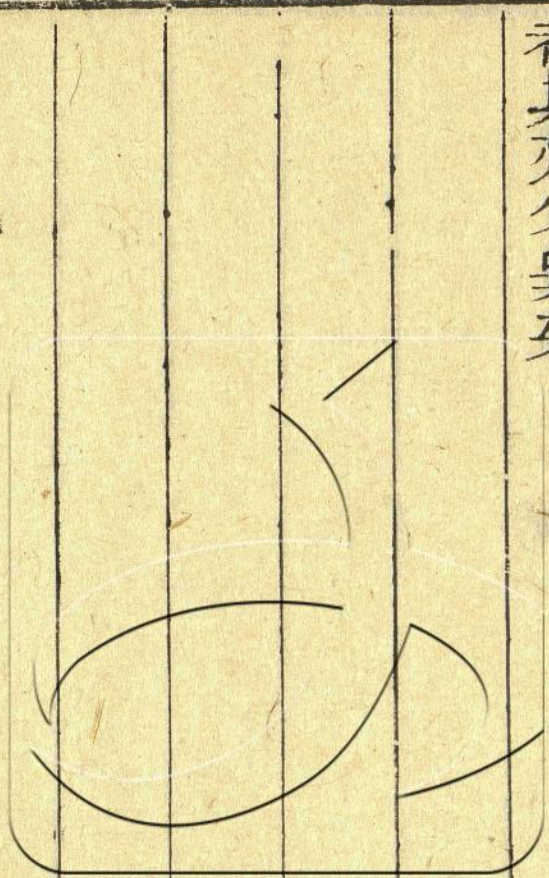
謀人之國敗人之兵而有勝矣而臣竊謂今世之所安者必其予之而驕之者也嗟夫智能攻之以洗天下之大慙不能攻之則驕之而圖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拱手以望其成功者方今每歲委百萬之資以予人而不能使人無疑其有不服之心罄竭四海而其終不能以成事特幸其一時之安而欲得其間隙之際以治天下天下可得而治哉

民政策下第五道

臣聞御戎有二道屯兵以待其來出兵以乘其虛方今二邊固常已屯重兵矣而天下之議以爲中國之兵無由而出而臣以爲不然何者斂天下之財以奉夷狄彼求之無厭則吾之應之將有所不稱其意大抵不過數十年之間用兵之釁不發於彼之不悅則發於吾之不忍此亦其勢之不可逃者也方其無事之時中國旣不得不畜兵於邊而及其有聞又必將出兵而乘其弊此二者不可不素爲之所也今每歲發郡縣之兵以戍邊此其未戰之謀也而臣未知其所以爲戰之術臣聞古者三代之制未有戍邊之役六國之際燕趙最被邊患而當其時西備秦東備齊南備楚內備韓魏千里之國而其四境莫不皆有所備則其所以備者安得戍卒而用之計亦不過沿邊之民自爲卒伍以制其侵畧而已戍

邊之謀始於秦漢內無敵國之虞而郡縣之兵材官蹶張皆出於民之爲役其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以次相承而迭相更代邊鄙之民不可使常爲兵是以不得不驅中原之民而納之塞下以捍寇虜故其邊戍之兵歲初而來終歲而去寒暑不相安險易不相習勇怯不相程志氣不相企上無顧於墳墓而下無愛於妻子平居憂愁無聊無樂上之心而緩急苟免無死戰之意不可求得其用古之謀臣晁錯陸贄之徒蓋常以爲言矣今世之兵皆天子之所廩食以終其身秦則廩於秦在趙則廩於趙不可一日而闕非如漢之戍卒有休罷更代之期也然猶守此區區既往之陳迹豈不惑哉且舉中原之士而屯之於邊雖無死傷戰鬪之患而其心常自以爲出征行役苦寒冒露爲國勞苦凡國家之所以美衣豐食以養我者止爲此等事也故士卒百萬端坐而食實不知行陣之勞不見鋒刃之危而皆已自負以爲有勞於國其勢不可有所復使此其弊在於使之不得其道耳今夫陰伺二虜之怠而出兵以逐利於塞外此誠今世之至計也而臣竊恐緩急之際士卒皆已自負而不可用且夫人之情嘗已用其力則其心自滿而不復求報其上士無求報之心則不可以與之犯大難而涉大勞惟其飽食而無所試優遊無爲以觀夫人之成功而

不得自効者則其氣剛銳而其心不倦古之善用兵者惟能及其心之未倦而用其銳氣是以其兵無敵於天下臣愚以爲方今之計內郡之兵當常在內而不以戍邊戍邊之兵當常戍邊而不待內郡之戍卒募內郡之兵其樂徙邊者而稍厚之不足則募民之樂爲邊兵者以足之使二邊有一定不遷之兵而頗損內郡之衆計其內外之數相通如舊而止平居無事以此備邊而一旦欲有所攻奪掩襲則獨發內郡之卒使二者各思致其勇力以報其上銳而用之墮而置之屯兵歷年而士無所怨其勞出兵千里而士無所憾其遠兵入則出者得以休息而無乘塞之苦兵出則守者閑暇而無行役之困交相爲用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竭此真與今世之法竭天下以養兵守亦使此戰亦使此未戰而士卒皆息者其亦少異矣



欽定四庫全書
樂城應詔集卷之十一

終

樂城應詔集卷之十一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敬
顧天敘禮初
全校

祕閣試論六首

王者不治夷狄論

儒者必慎其所習習之不正終身病之公羊之書好為異說而無
統多作新意以變惑天下之耳目是以漢之諸儒治公羊者比於
他經最為迂闊至於何休而其用意又甚於公羊蓋其勢然也經
書公及戎盟於潛公羊猶未有說也而休以為王者不治夷狄錄

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公之及戎盟於潛也時有是事也時有是事而孔子不書可乎故春秋之書其體有二有書以見褒貶者有書以記當時之事備史記之體而其中非必有所褒貶于奪者公之及戎盟於潛是無褒貶于奪者也而休欲必爲之說是以其說不得不妄也且王者豈有不治夷狄者乎王者不治夷狄是欲苟安於無事者之說也古之所以治夷狄之道世之君子嘗論之矣有用武而征伐之者高宗文王之事是也有修文而和親之者漢之文景之事是也有閉拒而不納之者光武之謝西域絕匈奴之事是也此三者皆所以與夷狄爲治之大要也今日來者必不可拒則是光武之謝西域以息中國之民者非乎去者必不可追則是高宗文王凡所以征其不服而討其不庭者皆非也凡休之說施之於中國強盛夷狄暴橫之時則將養寇以遺子孫之憂施之於中國新定休息自養之際則爲夷狄之所役使以自勞弊而不得止凡此二者休之說無施而可也蓋愚聞之聖人之於戎狄也吾欲來之則來之雖有欲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去之則去之雖有欲來者亦不可得而來也要以使吾中國而不失於便而置夷狄於不便之地故其屈伸進退莫不在我而休欲其自來而自去也耶此其尤不可者也治休之學者曰春秋託始以治天下

當隱公之際未暇遠畧故先書晉滅夏陽不書楚滅穀鄧夫穀鄧之不書是楚之未通而不告也如使聖人未欲與夷狄交通則雖有欲至尙可得而至哉愚故曰春秋之書公及戎盟於潛是記事之體而無休之說也

劉愷丁鴻孰賢論

天下之讓三有不若之讓有相授之讓有無故之讓讓者天下之大功大善也然而至於無故之讓則聖人深疾而排之以爲此姦人之所以盜名於暗世者也昔者公族穆子之讓韓起范宣子之讓知伯宣子穆子中心誠有以愧於彼二人也是不若之讓也舜

之命禹也讓於臯陶其命益也讓於朱虎熊羆夫臯陶之不能當禹之任朱虎熊羆之不能辨益之事亦已明矣然猶讓焉者此所謂相授之讓也夫使天下之人皆能讓其所不及則賢材在位而賢不肖不爭皆能讓以相授則君子以類升而小人不能間此二者天下之大美也然而至於無故之讓則天下之大不善也東漢之衰丁鴻鄧彪劉愷此三人者皆當襲父爵而以讓其弟非是先君之命非有嫡庶之別而徒讓焉以自高於世俗世之君子從而譏之然此三人者之中猶有優劣焉劉鄧讓而不反以遂其非丁鴻讓而不終聽其友人鮑駿之言而卒就國此鴻之所以優於劉

鄧也且夫聞天下之有讓而欲竊取其名以自高其身以邀望天下之大利者劉愷之心也聞天下之讓而竊慕之而不知其不同以陷於不義者丁鴻之心也推其心而定其罪則愷在可戮而鴻爲可恕此真偽之辨也賢愚可以見矣故范曄曰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末世徇其名而昧其致則詭激之行興矣若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夫君子之立言非以苟顯其理將以啟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以苟顯其身將以教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乎丁鴻之心主乎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乎數子

之徇名者也嗟夫世之邪僻之人盜天下之大利自以爲人莫吾察而不知君子之論有以見之故爲國者不可以不貴君子之論也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周衰凡所以教民之具旣廢而戰攻侵伐之役交橫於天下民去其本而爭事於末當時之君子思救其弊而求之太迫導之無術故樊遲請學爲稼又欲爲圃而孔子從而譏之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肅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釋之曰禮義

與信足以成德又安用稼哉嗟夫仁人之言其始常若迂濶而不可行然要其終其取利多而卒以無弊者終莫能易其說蓋孔子之於衛常欲正名而子路笑之矣冉子之於魯常欲徹而魯君非之矣何則衛之亂若非正名之所能安而魯之饑若非徹之所能救然而欲天下無饑與亂則非此二者莫之能濟故夫欲取其利而取之於遠則取利多而民不知欲圖其事而圖之於深則事有漸而後無弊今夫樊遲欲爲農圃以富民而孔子答之以禮義信也天下疑之而愚以爲不然若觀於孟子而求其所以辨許行之說則夫農圃之事乃有可以禮義致而可以信取之道何者許子

欲使君臣並耕糞殮而治此豈非樊子所願學者哉而孟子答之以堯舜無所用心於耕稼堯以不得舜爲憂舜以不得禹爲憂堯得舜舜得禹而禮義流行忠信洋溢則天下之民將不勸之耕而自爲耕不督之圃而自爲圃而何致於身服農圃之勞而憂農圃之憂哉且夫欲勸天下之農而至於親爲之者亦足以見其無術矣古之聖人其御天下也禮行而民恭則役使如意義行而民服則勞苦而不怨信行而民用情則上下相知而教化易行三德既成則民可使蹈白刃而無怨而况農圃之功哉故夫欲致其功而形之於遠則功可成欲力其事而爲之於近則百弊起今欲君子

小人而皆從事於農則夫天下之民尚誰使治之哉

形勢不如德論

三代之時法令寬簡所以隄防禁固其民而尊嚴其君者舉皆無有而其所都之地又非有深山大河之固然而歷歲數百長久而安存者何耶秦之法令可謂峻矣而其所都又關中天府之固古之所謂百二者也然而二世而亡者何耶太史公曰權勢法制所以爲治也地形險阻所以爲固也然而二者猶未足恃也故曰形勢雖強猶不如德也天下之形勢愚嘗論之矣讀易至於坎喟然而嘆曰嗟夫聖人之所以教人者蓋詳矣夫坎之爲言猶曰險也

天之所以爲險者以其不可升而地之所以爲險者以其有山川邱陵天地之險愚聞之矣而人之險愚未之聞也或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人之險而高城深池之謂也曰非也高城深池此無以異於地之險而人之險法制之謂也天下之人其初蓋均是人也而君至於爲君之尊而民至於爲民之卑君上日享其樂而臣下日安其勞而不敢怨者是法制之力也然猶未也可以禦小害而未可以禦大害也大盜起則城池險阻不可以固而留衆叛親離則法制不可以執而守是必有非形之形非勢之勢而後可也故至坎之六四而曰樽酒簋二用在納約自牖終無咎夫六四處

剛柔相接之時而乃用一樽二簋土盎瓦缶相與拳曲俯仰於戶牖之下而終獲无咎此豈非聖人知天下之不可以強服而為是優柔從容之德以和其剛強難屈之心而作其愧恥不忍之意故耶嗟夫秦人自負其強欲以斬刑齊天下之民而以山河為社稷之保障不知英雄之士開而闢之刑罰不能繩險阻不能拒故聖人必有以深結天下之心使英雄之士有所不可解者則坎之六四是也

禮以養人為本論

君子之為政權其輕重而審其小大不以輕害重不以小妨大為

天下之大善而小有不合焉者君子不顧也立天下之大善而以小有不合而止則是天下無聖人大善終不可得而建也自周之亡其父子君臣冠昏喪祭之禮皆以淪廢至於漢興賢君名臣比比而出皆知禮之足以為治也然皆拱手相視而莫敢措非以禮為不善也以為不可復也是亦自輕而已故元成之間劉向上書以為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於死傷然有司請定法令筆則筆削則削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然而為是者則亦有故律令起於後世而禮出於聖人敢變後世之刑而不敢變先王之禮是亦畏聖人太過之弊也記曰禮

之所生生於義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則亦何至於憚之而不敢邪今夫冠禮所以養人之始而歸之正也昏禮所以養人之親而尊其祖也喪禮所以養人之孝而爲之節也祭禮所以養人之終而接之於無窮也賓客之禮所以養人交而慎其瀆也鄉禮所以養人之本而教之以孝悌也凡此數者皆待禮而後可以生今皆廢而不立皆以天下之人皇皇然無所折衷求其所從而不得則不能不出其私意以自斷其禮私意旣行故天下之弊起奢者極其奢以傷其生儉者極其儉以不得其所欲財用匱而饑寒作饑寒作而盜賊起盜賊起而民之所恃以爲養者皆失而不可得雖日開倉廩發府庫以贍百姓民猶未可得而養也故古之聖人不用財不施惠立禮於天下而匹夫匹婦莫不自得於閭閻之中而無所匱乏此所謂知本者也

旣醉備五福論

善夫詩人之爲詩也成王之時天下已平其君子優柔和易而無所怨怒天下之民各樂其所年穀時熟父子兄弟相愛而無暴戾不和之節莫不相與作爲酒醴剝烹牛羊以享以祀以相與宴樂而不厭詩人欲歌其事而以爲未足以見其盛也故又推而上之至於朝廷之間見其君臣相安而親戚相愛至於祭祀宗廟旣事

而又與其諸父昆弟皆宴於寢旅酬下至於無筭爵君臣釋然而
皆醉故爲作既醉之詩以歌之而後之傳詩者又深思極觀之
以爲一篇之中而五福備焉然愚觀於詩書至抑與酒誥之篇觀
其所以悲傷前世之失及其所以深懲切戒於後者莫不以飲酒
無度沈湎荒亂號呶倨肆以敗亂其德爲首故曰百禍之所由生
百福之所由消耗而不享者莫急於酒周公之戒康叔曰酒之失
婦人是用二者合并故五福不降而六極盡至愚請以小民之家
而明之今夫養生之人深自覆護擁閉無戰鬪危亡之患然而常
至於不壽者何耶是酒奪之也力田之人倉廩富矣俄而至於饑
寒者何耶是酒困之也服食之人乳藥餌石無風雨暴露之苦而
常至於不寧者何耶是酒病之也修身之人帶鈎蹈矩不敢妄行
而常至於失德者何耶是酒亂之也四者既備則雖欲考終天命
而其道無由也然而曰五福備於既醉者何也愚固言之矣百姓
相與歡樂於下而後君臣乃相與偕醉於上醉而愈恭和而有禮
心和氣平無悖逆暴戾之氣干於其間而壽不可勝計也用財有
節御已有度而富不可勝用也壽命長永而又加以富則非安
壽而何既壽而富且身安矣而無所用其心則非好德而何富壽
而安且有德以不朽於後也則非考終命而何故世之君子苟能

觀既醉之詩以和平其心而又觀夫抑與酒誥之篇以自戒也則五福可以坐致而六極可以遠却而孔子之說所以分而別之者又何足爲君子陳於前哉

祕試論一首

史官助賞罰論

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權而後能壽夭禍福天下之人而使賢者無天橫窮困之災不賢者無以享其富貴壽考之福然而季次原憲古所謂賢人者也伏於窮閭之下布衣饘粥之不給盜跖莊

躄橫行於天下食人之肝以爲糧而老死於牖下不見兵革之禍如此則是天之權有時而有所不及也故君人用其賞罰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爲治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於一時猶懼其不能明著暴見於萬世之下故君舉而屬之於其臣而名之曰史官蓋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遺天下之是非故荀悅曰每於歲盡舉之尙書以助賞罰夫史官之興其來尙矣其最著者在周曰佚在魯曰克在齊曰南氏在晉曰董狐在楚曰倚相觀其爲人以度其當時之所書必有以助賞罰者然而不獲見其筆墨之所存以不能盡

其助治之意獨仲尼因魯之史官左邱明而得其載籍以作爲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雖其名爲經而其實史之尤大章明者也故齊桓晉文有功於王室王賞之以侯伯之爵征伐四國之權而春秋又從而屢進之此所以助乎賞之當於其功也吳楚徐越之僭皆得罪於其君者也而春秋又從而加之以斥絕擯棄不齒之辭此所以助乎罰之當於其罪也若夫當時賞罰之所不能及則又爲之明言其狀而使後世嗟嘆痛惜之不已嗚呼賢人君子之功烈與夫亂臣賊子罪惡之狀於此皆可以無憂其無聞焉是故古者聖人重史官當漢之時號曰太史今而其權在丞相之上郡國計吏上計於太史而後以其副上于丞相御史夫惟知其權之可以助賞罰也故從而尊顯之然則後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省試論一首

刑賞忠厚之至論

古之君子立于天下非有求勝於斯民也爲刑以待天下之罪戾而唯恐民之入於其中以不能自出也爲賞以待天下之賢才而唯恐天下之無賢而其賞之無以加之也蓋以君子先天下而後有不得已焉夫不得已者非吾君子之所志也民自爲而召之也故罪疑者從輕功疑者從重皆順天下之所欲從且夫以君臨民

其強弱之勢上下之分非待夫與之爭尋常之是非而後能勝之
矣故寧委之於利使之取其優而吾無求勝焉夫爲天下之罪惡
暴著而不可掩別白而不可解不得已而用其刑朝廷之無功鄉
黨之無義不得已而愛其賞如此然後知吾之用刑而非吾之好
殺人也知吾之不賞而非吾之不欲富貴人也使夫其罪可以推
而納之於刑其迹可以引而置之於無罪其功與之而至於可賞
排之而至於不可賞若是二者而不以與民則天下將有以議我
矣使天下而皆知其可刑與不可賞也則吾猶可以自解使天下
而知其可以無刑可以有賞之說則將以我爲忍人而愛夫爵祿
也聖人不然以爲天下之人不幸而有罪可以刑可以無刑刑之
而傷於仁幸而有功可以賞可以無賞無賞而害於信與其不屈
吾法孰若使民全其肌膚保其首領而無憾於其上與其名器之
不僭孰若使民樂得爲善之利而無望望不足之意嗚呼知其有
可以與之之道而不與是亦志於殘民而已矣且彼君子之與之
也豈徒曰與之而已也與之而遂因以勸之焉耳故捨有罪而從
無罪者是以恥勸之也去輕賞而就重賞者是以義勸之也蓋欲
其思而得之也故夫堯舜三代之盛捨此而忠厚之化亦無以見
於民矣

本卷十一 終

樂城應詔集卷之十二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敬 全校
顧天敘禮初

策

御試制策 問目具東坡集

臣謹對曰臣不佞 陛下過聽策臣於庭使得竭愚衷以奉大對
臣性狂愚不識忌諱伏讀 陛下制策凡所以問臣之事數十條

者臣已詳聞之矣然臣內省愚誠欲先以聞而後答 陛下以所
問伏惟 陛下承 先帝之業即位以來三十餘年四方乂安

陛下守此太平之成基平日無事出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

憂於此乎 陛下策臣曰朕承 祖宗之大統 先帝之休烈深

惟寡昧未燭於理又曰志勸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干茲三紀

此 陛下憂懼之言也然臣以謂 陛下未有憂懼之誠耳往者

寶元慶歷之間西羌作難 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當此之時

天下皆謂 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而自西方解兵 陛下

棄置憂懼之心而不復思者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

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 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 陛下無

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 陛下失所憂矣故願 陛下雖

天下無事而不忘憂懼之心 陛下誠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

臣者臣雖不言可得而舉也苟未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者

臣雖言之無益也 制策曰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

和氣或謫 陛下思慮至此此則聖人之用心也臣請為 陛下

推其本原而極言其故臣聞之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

罔不亡昔者夏之衰也有太康商之微也有祖甲周之敗也有穆

王漢之卑也有成帝唐之亂也有穆宗恭宗此六帝王者皆以天

下之治安朝夕不戒沈湎于酒荒耽于色晚朝早罷早寢晏起大

臣不得盡言小臣不得極諫左右前後惟婦人是侍法度正直之

言不留于心而惟婦言是聽謁行於內勢橫於外心荒氣亂邪僻而無所主賞罰失次萬事無紀以至於天下大亂而其心不知也是以三代之季詩人疾而悲傷之曰匪教匪戒時惟婦寺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又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蓋傷其不可告教而至於敗也臣疏賤之臣竊聞之道路陛下自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雙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夫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其所以召亂之由陛下已知之矣久而不正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將爲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將爲請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婦人之情無有

厭足迭相誇尚爭爲侈靡賜予不足以自給則不憚於受賂賄賂賄既至則不憚於私謁私謁既行則內外將亂陛下無謂好色於內而不害外事也且臣聞之欲極必厭樂極必反方其極甚之時一陷於其中而不能以自出然及其覺悟之後未始不以自悔也陛下何不試於清閑之時上思宗廟社稷之可憂內思疾病恙之可惡下思庶人百姓之可畏則夫嬪御滿前適足以爲陛下憂而未足以爲陛下樂也伏惟聖心未之思焉是以遲遲而不去詩云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方今承祖宗之基四方無虞法令修明百官繕完而陛下奈何先自撥其本

哉臣恐如此德教日以陵遲闕政將至於敗戾氣將至於災而不可救也制策曰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可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臣以爲地有所未闢是以民不得安其生邊境雖安而非誠安是以兵不得徹其備浮費日廣是以利入浚而不能休何者自京以西近自許鄭而遠至唐鄧凡數千里列郡數十土皆膏腴古之賦輸大半多出於此自兩漢以來名臣賢守所以爲民興利除害溝洫畝澮之迹往往猶在而荆棘成林無尺寸之耕狐狸豺狼之所嗥而逃兵罷士之所竄伏陛下所使守此地者終無一人爲陛下深思極慮招來流亡以墾化其地賢才良士

以爲此僻遠之處而不肯往陛下何不使大臣舉人而守之親召而勉勵其志屬以此事而亦以此爲殿最之課不及十年此將皆爲天下之沃壤臣故曰地有所未闢是以民不得安其生也臣又聞古之制邊備者外有亭障內有屯兵亭障欲繁屯兵欲簡繁則耳目明簡則氣勢合今者邊境之患患在亭障之地而皆屯兵以待寇至屯兵之處兵分力弱而不足以備禦夫屯兵於亭障之地者兵必不能甚多也兵不能甚多則寇至必不能抗而徒棄甲兵於無用此拙守者之計也然今之人又患夫屯之不密而歲益增焉小屯不滿百人大屯不過數百城壘之廣狹弱弓乏矢可以

越而過者往往是也然而前守之所成後守不敢徹非不知徹也
恐後之有敗事而以是爲過也兵法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
者敵不知所攻夫敵不知所攻非連臂而守之也雖連臂而守之
敵尙可得攻而絕也古之善守者置兵於要害之地則敵人不致
過而爲盜何者畏吾之乘其背也過人之城而又遇城焉則腹背
而受敵此用兵之深忌也今國家不料敵之不敢過吾城以深入
吾地而懼敵之敢入深也夫敵之過吾城以深入吾地是吾利也
而又何患乎臣故欲收諸小屯無益之兵而聚之大屯諸故小屯
皆廢以爲亭障嚴斥堠謹烽燧以爲大屯之耳目置大屯於要害

之地以形制戎狄高城深池精爲守備使可以對敵逾月而不陷
制爲諸屯使其相去之遠近可以輕兵十日而相救臣讀古兵書
戰國策未嘗見有敵人敢越大城深入而爲寇者臣故曰邊境雖
安而非誠安是以兵不得徹其備也臣又聞人君之於天下本非
有情愛相屬如父子兄弟之親也上以其勢臨下則下以其勢奉
上二者相持而行不相悅則解不相合則叛譬如草木之於地也
託之而生判然二物也有根而綢繆之交橫相入而至於不可拔
及其不相入也木槁於上而根不下屬地確於下而氣不上接一
夫之力可拔而取也飄風暴雨可披而離也是以古之聖人於其

無事之時必深結百姓之心使之歡忻交通分義積厚而不忍相
棄於緩急之際昔漢之文景優裕天下時使薄斂寬田租宥罪戾
當此之時雖天下和平猶未見其利及至末世賊臣竊命國統已
絕而天下之心猶依依不忍離漢者徒以文景之所以愛之者深
而不可忘也國家自祖宗以來至於陛下四世矣陛下之
所以深結於民者何也民之所好者生也所惜者財也陛下擇
吏不精百姓受害於下無所告訴則是陛下未得以生結民也
陛下賦斂煩重百姓日以貧困衣不蓋體則是陛下未得以財
結民也吏之不仁尙可以爲吏之過賦斂之不仁誰當任其咎且

陛下凡所以用財者果何事乎上有官吏之俸下有士卒之廩外
有夷狄之賂此三者陛下未得省之之術臣亦未敢以爲言也
臣獨怪陛下內有宮中賜予玩好無極之費此何爲者凡今百
姓所爲一物已上莫不有稅茶鹽酒鐵關市之征古之所無者莫
不並行疲民咨嗟不安其生而宮中無益之用不爲限極所欲則
給不問無有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敕逃若兵火陛下
下外有北狄西戎歲邀金緡而又內自爲一穿以耗其所遺餘臣
恐陛下以此獲謗而民心之不歸也故臣願陛下日夜自損
以礪左右痛爲節儉以寬百姓捐錦繡棄金玉以質素爲貴賦稅

之入獨以供不得已之費使天下知戴 陛下之德一旦有緩急則民尙可以使之無叛臣故曰浮費日廣是以利入浚而不能止者此之謂也 制策曰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夫軍冗未練則爲無兵官冗未澄則爲無吏古者民多則兵衆兵衆則國強今兵衆而至於以爲冗者則是不耕而食之過也然而屯田之利是當今之至計也然而屯田之不用則亦有說有兵而不可使耕一也天下須兵之地無官田而閑田之鄉不須兵二也此二患者臣嘗慮之蓋亦以爲無難也有兵而不可使耕臣亦不敢強使也計今天下之兵一歲死亡幾何而以其數募民爲兵且屯田民自將有

應此選者則今不耕之兵十數歲之後其存者將有幾此非屯田之所當畏者一也天下郡縣未嘗無官田郡縣之無官田者嘗有之而官鬻之也籍沒之田歲歲不絕舉而積之而田皆在官矣閑田之鄉不過京師之西雖差遠於京畿然而車馳卒奔可以不過旬日而至有欲用之可以緩急而召雖禁衛之兵亦可以循漢之故發郡縣之兵克之募年而一易京師可獨置天子腹心之軍數萬人以制四方之客軍使之獨得不耕而食如周之環人漢之羽林飲飛之類此又非屯田之所當畏者二也如此而兵冗之弊可去矣臣又聞方今用人之弊有二吏多也吏雜也吏多之弊輕

吏雜之弊重吏多而不雜則賢不肖猶有辨也多而不免於雜既廢廩祿又不得賢也費廩祿則國貧不得賢則事不舉均之二弊事不舉者所當先治也如臣之意且可使審官銓曹密院三班分別天下之官共事之爲天下之要而其地之爲一方之急者別之以爲一等而使諸道之職司各第其吏之廉明喜事最異者而上之於審官銓曹密院三班而審官銓曹密院三班卽任之以此至於其餘不急之官則又爲一等使碌碌之吏以今先後之法占之此法旣行要以世之庸吏必將羣議而聚怨然臣以爲聖人之爲天下不憚人之有怨心而問其怨之當否今世之患上之人畏下

太甚而下之人持上太過上以其法御下而下反以法攻上之失是以上者不敢有所興利除害而惟法之聽法者上之所當用耳而豈亦使天下之人以繩上哉此次甚也臣讀後魏書觀其始時天下用兵武夫悍卒皆得爲吏而當此之時吏道不雜何者其所用者多賢而不賢者未嘗用也及其後世患夫不用者之多怨也是以崔亮從而更之不問士之賢愚而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沉滯者皆稱其能而魏之失人自是而始故臣欲分而別之以爲賢不肖之辨如此而官冗之弊可除矣 陛下興庠序於久亡悼禮樂之未備思繼可封之俗欲隆皆讓之節而訟未息深求其故歸

咎在位以為教化不足而法律有餘是以民不知避吏不知懼咨
嗟怨讟並興而不止思所以治之不得其道臣聞善治天下者不
必有美名而有實功不實功不善治天下者其名不必不美而其
實空虛無益於事 陛下自即位以來登庸俊良力興美政以教
化天下者於今凡幾矣慶曆之中勸農桑興學校當此之時天下
以為三代之風可以漸復然而學校既興農桑既勸而天下之風
俗卒何以異於慶曆之始今者 陛下又發德音分遣使者巡行
天下或以寬恤或以減省或以均稅名號紛紜而出天下又皆翕
然知 陛下之欲速於為治也然臣以為 陛下惑於虛名而未

知為政之綱也且 陛下以為此數事者足以致治耶不足以致
治耶 陛下設官置吏其職亦有治此等事者耶其未有耶臣以
為凡 陛下之所以分裂海內以為郡縣其中上有守令下有丞
尉大有會府次有職司者此所以治此數事耳今 陛下欲寬郵
百姓以至於特命使者則是此等常為暴也 陛下欲減省均稅
以至於特命使者則是此等皆不可使也臣觀 陛下之意不過
欲使史官書之以邀美名於後世耳故臣以為此 陛下惑於虛
名也今夫諸道之職司是天下之綱雖然尚非 陛下之所當擇
陛下當擇宰相而宰相當擇職司耳天下諸道凡十有七一道

之職司少者三人而多者不過四人均之十七道者其替換迭代

不過四五十人也以士大夫之多擇四五十人而用之宜其甚足

今乃不擇賢否而任之至於有事則更命使者故臣以為陛下

未知為政之綱也夫綱雖大不知舉而何教化之能興故臣願

陛下興教化自擇職司始而天下可以漸治矣陛下戒慎天災

震懼日食淫雨燠氣江漢之失度而思聞告戒消理推劉向

之傳考呂氏之紀夫劉向之說五行事各以類感滯於一方面不

得相通呂氏之書隨其時月而指其必然之災異其言皆迂怪而

難信安足為陛下道哉臣聞災異之說有二有可得而推知其

所從來者有不可得而推知其所從來者可得而推者人之所為

也不可推而推者天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者不過盜賊竊發於山

林戰敗兵破而不得復盜賊竊發是衣食不足政暴吏苛之罪也

戰敗兵破是任人不明將不為用之過也至於天之所為凶旱水

溢蠱蝗霜雹日食地震星辰隕墜是安知其所由來哉譬如人之

將病也五臟失據於中而變見動於四肢發於百體醫者切其脉

而觀其色曰是心病也肺病也是皆可也至於鬼嘯於梁指瓦於

堂而動之曰是心也是肺也則可乎要以人之神明精爽消散而

不克是以邪物得而干之而尚何擇乎心肺之間哉古之儒者其

論災異則皆有此弊也今夫使國家治強人民乂安和氣充實於天地之間則天爲之明地爲之靜三辰爲之光及其少衰則天地三辰皆將虧缺而不寧頃者水冒京城日食季夏江河淮汴破溢爲害地震生毛水變赤色此數事者使董仲舒劉向之徒出而論之必將指國政之一二以爲其驗而臣以爲不然蓋臣非以爲不爲災也以爲天地之遠而至於爲之變動此非一事之所能致蓋天下之政皆失其中是以其氣衰弱挫沮而不振以至於是以爲陛下歷數天下之弊而使陛下盡修之耳非正陽之月而伐鼓救變說者以爲非經然而要以脅陰助陽則雖非正陽而不爲失

當盛夏之月而論囚報重說者以爲非古然而要以使犯法者無久繫之殃而民覩爲惡之速及則雖當盛夏而亦不爲非也陛下愍四方之未治而推其源於京師知淫巧僭差之失度而欲各爲之節然而未獲所以禁之術是以欲先治內則惑於何以爲京師之言欲先擿姦則惑於不撓獄市之說今陛下任人使爲京兆如得趙廣漢耶則安可以不撓獄市而拘其才如得黃霸耶則安可以擿姦而責其效各隨其才而用之則可以至於治矣然臣以爲莫若先之以猛而終之以寬頃者陛下之所任皆能猛矣而不能寬皆得其始矣而不知其所以爲繼之術是以京兆之政

大則斬戮小則笞箠歷歲百餘而終無有一人能以仁恕爲治者故其民狃於刑戮而不知懼然而不先之以猛臣又恐仁恕之不能折夫強暴也 陛下深探儒老之是非而至於漢文漢武治亂之際臣聞老子之所以爲得者清淨寡欲而其失也棄仁義絕禮樂儒者之得也尊君卑臣而其失也崇虛文而無實用然而道之可以長行而無弊者莫過於儒術其所以有弊者治之過也漢文取老子之所長而行之是以行之而天下豐漢武取儒者之失而用之是以用之而天下弊此儒老得失之辨也昔者周公遭變而作豳詩雖言王業之本而要以自明其身之無罪是以謂之國風

宣王北伐其事雖大而其詩非大雅之體是以謂之小雅故夫寬柔敦厚者大雅之風也慷慨勁正者小雅之文也以此推之則可以辨矣三代之時財賦之用有司掌之而冢宰特因其歲之凶豐上下而制其用度多少之節蓋亦如此而已至於有唐正觀開元之際猶委之郎官其後四方用兵而財用之間亦遂有權時應變之事郎官有所不能辨故立使以主之及其末世使又不能辨則又舉而歸之宰相是以李德裕之徒皆治其事以一有司之職而累天下之宰由此言之則夫陳平韋質之論有不妄矣若夫泉貨之輕重始於周景王而後有二品之差命秩之實始於魏武帝而

後有六等之號水旱蓄積之備莫如李悝之平糶邊陲守禦之方莫如張仁愿之築城圍法九府之名自天府太府王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歲職幣皆列職於周官樂語五均之義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其說見於河間獻王之禮此數事者皆非有益於當世之務是以不足深論也伏惟 陛下諮謨國事丁寧反覆終而復始不忍捨去故於制策之終則又曰富人疆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夫 陛下丁寧激切至於如此而臣何敢不爲 陛下申重其說今 陛下憂思天下若此其至而

其功不就者豈非無其人之故耶臣聞求賢不如變俗俗所不悅雖有賢者將不能自立俗苟好之雖天下之人將從風而靡昔太祖好武略則天下之猛士出而爲之兵 太宗好奇謀則天下討畫之士出而爲之慮 眞宗好文而愛儒則海內無有不學以待上之所使今 陛下公卿滿朝進趨揖讓文學言語上可以不愧於古人而下可以遠過於近世者以 陛下誠好之也然 陛下中夜不寐起坐而思之天下之事所未能舉者凡有幾何府庫空虛入不支出而不能均兵革怠惰驕而不爲用而不能制閑田滿野衣食不足而不能闢河水歲決北人受害而不能救戎狄放

肆邀取金幣而不能服 陛下治天下而至使不察察有如此者
得非 陛下所好非所當用耶狄仁傑有言文士中不足快意要
得奇才之士與其天下乃進張柬之以代李嶠蘇味道而臣亦以
爲治天下當得渾質剛直不忌不克不擇劇易之人而任之如漢
之絳侯條侯魏之賈逵鄧艾晉之溫嶠周訪唐之婁師德郝處俊
得此數人唯 陛下所欲用之致之 朝廷之上則賢人益親置
之邊境之上則惡言不至如此人者 陛下豈不欲用之故臣願
陛下改易所好以變天下之俗則當今之文人皆可使爲朴直之
士 陛下何憚而久不爲也臣本布衣書生 陛下授之以爵祿
而又親策之於廷 陛下罄竭所疑以問之於臣而臣何敢不盡
其中之所懷以輸之 陛下凡制策之所以問臣者臣謹已直率
愚意竊揣而妄論之矣才智短淺不足以上塞 明詔無補於聰
明之萬一謹俯伏待罪然臣之微意所欲丁寧而致之 陛下者
終欲爲 陛下畢盡其說臣聞聖人欲有其富則保之以儉欲久
其尊則守之以謙欲安其佚則行之以勞欲得其欲則濟之以無
欲此四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之利而人不以爲貪極天下之樂
而不爲人所厭者也老子曰聖人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由是觀
之則夫欲樂其富而用之以奢者其富必亡欲大其尊而用之以

倨者其尊必替欲享其佚而用之以惰者其佚必窮欲獲其欲而
 用之以肆者其欲必廢是以聖人處衆人之所惡而使天下無異
 辭然後全享天下之利而無所失故夫斥弃金玉不貴錦繡非以
 爲愛財也畏大臣禮小臣非以爲尙賢也雞鳴而起日昃不食非
 以爲集事也屏聲色放犬馬非以爲美名也凡所以深服天下而
 祛其爭心焉耳伏惟 陛下覽策之始以無忘憂患之心則又覽
 其終以去其太甚消天下不平之意 旣行則大臣之所言者
 舉可以漸用而無弊矣惟 陛下慎思之力行之無以臣言爲妄
 蓋臣之所言凡今天下之事未有極於此者 陛下幸而留意天

下不勝幸甚謹對

